



南京长江大桥 资料图片

新副刊 新表达 以心唤新的阅读体验

写作 周一
城会玩 周二
男女关系 周三
南京叙事 周四
青石街 周五



吴晓平

记者、作家、著名节目主持人。发表百万字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金陵二胡》、配漫画长篇小说《南京好人》以及散文集《幽默人生》、个人作品集《听老吴韶韶》等等。

乡愁，在滚滚长江上

□吴晓平

01

我一直说不清，我的家乡究竟是在城南夫子庙，还是一江之隔的浦口老山？

3岁那年，原来在省政府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，一竿子从南京城里打到长江对面的江浦老山林场。我的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“帮助”，不肯离婚，也因此丢掉了个吃香喝辣的饭碗儿，从省上一个重要部门下放，随父亲一道去了江北，分在林场的乳牛场劳动。几十年后，我曾经开车寻访过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，我吃惊地发现，记忆中腥臊扑鼻、牛屎遍地的乳牛场，竟然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珍珠泉公园！游客们争相抛钱币的神

放到江浦，只留我一人在城里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，我就更加搞不清，我的家乡，究竟是在江南喧嚣的城里，还是在江北孤寂的乡间。

02

我的乡愁，应该在滚滚长江上；乡愁的节点，就是南京长江大桥。

打小的记忆里，就是在大江上渡过来，渡过去。高高的码头，拥挤的船舱，浑黄的江水，每到周末，我就在轮渡上奔波。背着沉重的行李、米袋，发了疯一样地抢座位，累得狗一样地拖着舌头喘气。幸好在我刚刚学会骑脚踏车的年纪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了。从此，每到周末，我就意气风发地骑着脚踏车过大江了。

说是意气风发，其实就为省两个车钱。大桥坡度很陡，“二八大杠”很高，刚开始骑车时，屁股够不着座垫，就跨在大杠上两边歪着骑，裤裆磨得血糊淋漓。后来上中学了，有些劲了，“二八大杠”骑着不累，偶尔还能和哥哥拖板车过大桥了。那时农村柴禾紧张，生产队一年分的稻草、麦秸，根本不够半年烧。大冬天里，看哥哥姐姐抖抖呵呵洗冷水澡，我心疼得掉冰渣子。于是，我向城里的邻居“借煤”。当时城里煤基也是按计划供应的，有时居民烧不完，我就向他们“借计划”——即将他们根本上用不完的“计划”，让我买。这家10个，那家20，凑齐一板车，哥哥他们就进城来拉。顺便带一些南瓜、山芋的，答谢给我们“计划”的邻居。一板车煤基过大桥，两个哥哥一个掌把，一个背绳，我就跟在后面推。从夫子庙到老山，整整要走上一整天。到了地头，脚上全是明晃晃的水泡。

有一次，我借了一辆三轮车，拖了100只煤基下乡。事先我没有告诉哥哥，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正是三伏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趁着早上阴凉赶

路。踩三轮比拉板车快多了，从夫子庙出发，经三山街，沿着中山南路、中山北路，一直骑到盐仓桥，才用了不到两个钟头。太阳刚刚升起，远远已经看见大桥了。我想，照这个速度，大概吃中饭时分，我就能到家了。想象中哥哥姐姐开心夸我的神情，爸爸妈妈一定会端出丰盛的午餐，在树阴下摆开方桌慰劳我这个有功之臣。我在桥下美滋滋地休息了10分钟，便开始伟大的冲刺。当然，这个冲刺才开始，就骑不动了——上桥了，踩不动了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跳下车，一手扶着龙头，一手拉着车厢，再一肩背起背带，将车拉上大桥再骑。

那时大桥上还没有这么多车，空荡荡的桥面上，水泥泛着白光。我埋着头，弓着腰，一步一步往上背。持续的坡度，很快就透支了我的体力。绷紧的小腿肚，青筋直暴；腰越弓越弯，头快贴近地面了；额头上的汗珠，一颗颗清晰地摔在眼前，跌作八瓣，银花一闪，立即被灼热的阳光吸收了。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喉咙里似有团火在上下滚动；胸膛极速拉着风箱，感觉马上就要爆炸了。好不容易一步步挨上回龙桥，我一屁股坐在路牙上，感觉人都快虚脱了。眼前一片片白光晃动，桥下苍黄的江水在阳光下闪着万点金光，炫人眼目。再看看前面还有高不可攀的主桥，犹如万丈高山，陡峭悬崖，我顿时泄了气，产生了回家的念头。

03

家在哪里？

城南那个大杂院么？瘫痪多年的奶奶，还躺在床上。邻居照看着，我说好了，今晚就回来；江浦五里桥那四间简陋的土房么？爸爸、妈妈，还有哥哥、姐姐，他们望眼欲穿地等我的煤基，我能这么半途而回么？不能，累死累活，我也要煤基送过江去。江北，有我的

亲人；农村土屋，也是我的家！

抖擞精神，我拉起车，继续向桥上冲击……挤尽身上最后一滴汗，喘出灼热胸膛里最后一口气，我终于上了大桥。我挣扎着骑上车，浩荡江风吹起我湿透的衣襟，榨干的精力在回家的大路上一点点重新聚集。我一边奋力踩踏，一边唱我们那个时代最爱唱的《知青之歌》：“蓝蓝的天上，白云在飞翔，美丽的扬子江畔，是我南京古城我的家乡。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，横跨长江……”

这支歌，是我姐姐的同学任毅写的。他也是江浦知青，一条大江割断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和沉重的农耕生涯，大桥就像脐带一样联系着贫困知青和城里父母的血缘，所以他将大桥写进歌词，自己却进了监狱，就关在江浦的石佛寺。记得那一天，我和姐姐的一帮同学去看他。监狱不让进，我们只好站在高高的大堤上，远远地看见他正在铁丝网后劳动，蓬头垢面，两眼通红，搬着一摞红砖蹒跚。同学们远远站在江堤上，小声唱着他写的歌。

04

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好像我是放暑假，回到江浦家中，帮助烧饭、打猪草。二哥回南京小歇，顶替我几天，照顾奶奶。二哥岁数小，不足16岁就自己偷了户口本下乡插队。妈妈心疼他，托了很多关系，才将他弄回江浦，下放在一家。妈妈已经通过老同事在公路上给他找工作。因为成分不好，这个事也就希望不大。哪晓得二哥才回城一天，调令突然下来了。从县城捎来的调令傍晚才到，但第二天一大早就到。妈妈说，家里唯一的自行车给二哥骑回南京了，怎么通知他呢？我说，不要紧，我腿快，马上去县城能赶上最后一班长途。今晚通知二哥，明天一大早就他就能骑车

回来了，不误事！

我从锅里抓了一个冷山芋，边吃边往县城跑。我家下放的地方叫五里桥，顾名思义，离县城也不过5里路。但我跑到县城时，完了，最后一班长途车刚开出。我站在车站外考虑了5分钟，决定连夜走回南京。只要过了大桥，城里就有夜班公交，就可以回家将调令交给二哥了——虽然只是一个扫马路的临时工，但毕竟是我们家第一个拿工资的名额，不能浪费了。

我紧了紧鞋带，出县城沿着公路向大桥方向走。天已经黑了，路上没有行人，也没车，偶尔一只野狗从路边窜出，龇牙追你一程，吓得一身冷汗。闷热的夜空中，没星星，也没月亮。我有点儿害怕，大声唱歌壮胆。哪晓得不唱还好，越唱越惨，黑地里就你一个声音，怪异地发散出去，连回声都听不见。路边的树影，张牙舞爪，好像一起扑过来要将你撕碎。吓得我赶紧闭嘴，吭哧吭哧埋头疾走，长长的路似乎没有尽头，闷热的夜空里突然劈开一道闪电，路边影影幢幢有铁丝网。我这才想起，应该是过了七里桥，到石佛寺了。铁丝网后面关着许多人，任毅应该也在里面。

走过监狱大门时，远远看见昏黄的路灯下，哨兵雪亮的枪刺，不感觉害怕，甚至有点儿温暖的感觉了。

这以后，又走了很久很久……突然，远处天边一片隐隐红光，照亮了天际。一开始以为是幻觉，仔细看看，是灯光，隐隐约约的一片灯光。越走越亮，越走越清晰，呵，看清了，长长的一串彩灯，正是巍峨的大桥，像一串彩虹，飘落在茫茫大江上。我眼睛湿润了，就像看见自家窗口的那盏长明灯，母亲手拿针线正在窗下翘首盼望。忍不住，心底又升起那熟悉的旋律：“再见吧妈妈，告别吧故乡，金色的学生时代，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！”

我站在车站外考虑了5分钟，决定连夜走回南京。只要过了大桥，城里就有夜班公交，就可以回家将调令交给二哥了。

秘冒泡泉水，就是妈妈每晚收工后领我们洗去一天臭汗的小池塘。

颇有远见的爸妈将我们兄弟姊妹四个，留给城里的奶奶带。靠父母降薪后微薄的工资，奶奶每天到夫子庙菜场垃圾堆上捡点儿菜边子，艰难度日。

亲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乡。从此，我的童年，就在江南江北两个动荡的环境里，极不真实地交叉度过。说它极不真实，因为在我小学的作文里，一会儿是骑车的农村小伙伴，一会儿是大杂院的倒马桶、吵窝子。晚年翻看这些泛黄的文字，我自己都说不清童年究竟是在农村的田野里度过，还是在城南的小巷里撒尿和泥巴……直到我小学毕业那年，哥哥姐姐他们随爸妈全家下